

山水为眸，热土生息

●王枫

节气歌

集宁的春

●松杉

塞北的春天，向来不似江南那般温软含蓄、细雨如丝。它来得干脆，来得坦荡，带着阴山脚下独有的清冽与辽阔，一点点唤醒沉睡一冬的集宁。这座依偎在内蒙古高原南缘的小城，熬过了漫长而凛冽的寒冬，终于在风的呼唤里，在光的照耀下，缓缓舒展筋骨，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。集宁的春，是粗犷中的温柔，是苍茫中的鲜活，是藏在高原风骨里，不动声色却又惊心动魄的美。

当南方早已是莺飞草长、繁花满枝时，集宁的春意仍未完全散去。风还是带着几分寒意，掠过空旷的街道，掠过尚未完全解冻的土地。可细心的总能察觉，风里已经少了深冬的刺骨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柔软。它不再是呼啸着切割肌肤的冷，而是轻轻拂过脸颊，带着远方泥土苏醒的气息。这时的集宁，天空是极干净的蓝，像被清水反复洗过，高远而澄澈，云丝淡淡飘着，悠闲自在，仿佛连时光都放慢了脚步。

最先感知春讯的，是大地深处的泥土。漫长的寒冬里，冻土坚硬如石，封藏了所有生机。而春风一来，坚冰悄悄融化，冻土层松动，原本干涩坚实的土地，渐渐变得湿润松软。俯身轻嗅，便能闻到一股清新而醇厚的土香。那是沉睡一冬的生命在苏醒，是草芽在地下蓄力，是树根在汲取水分，是无数微小的生命，准备冲破黑暗，迎接阳光。集宁的春，便是从这泥土的苏醒开始，低调而坚定。

冰雪消融，是集宁春景最动人的序曲。曾经冰封的河面，渐渐裂开细纹，冰面一点点变薄、变脆，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霸王河的冰，最先耐不住暖意，先是边缘融化，而后整块断裂，随着水流缓缓浮动，像一块块透明的玉，在水中轻轻碰撞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河水从冰封到流动，从沉寂到欢歌，不过短短数日。冰消水涨，清波荡漾，映着蓝天与岸边初萌的柳色，一下子便有了春天的灵气。河水不急不缓，穿过城区，绕过桥梁，带着融化的雪水，带着新生的希望，滋养着两岸的土地，也滋养着集宁人的心。

岸边的柳，是集宁春天最早的使者。北方的柳，不像南方那般柔媚低垂，却自有一番坚韧的姿态。起初，枯枝上冒出点点嫩黄，像一粒粒细小的珍珠，不仔细看几乎难以发现。没过几天，那点点嫩黄便舒展成小小的叶片，鹅黄浅绿，娇嫩得让人不忍触碰。风一吹，柳条轻轻摇曳，在空旷的河岸旁，划出温柔的弧线。渐渐地，柳色由浅变深，由淡转浓，从星星点点的黄，变成一片朦胧的绿。远远望去，如烟如雾，为硬朗的塞北风光，添上了一抹难得的柔情。漫步在柳荫下，听着河水潺潺，看着新柳依依，心头的浮躁与寒意，也随之烟消云散。

比起南方繁花似锦的春天，集宁的花开得更迟，也更热烈。因为等待太久，所以绽放时格外用力。桃花、杏花、榆叶梅，仿佛约好了一般，一夜之间开满枝头。没有绿叶衬托，花枝上全是花，粉的、白的、红的，热闹闹，灿灿霞。白泉山上，道路两旁，庭院之中，随处可见花树绽放。集宁的花，不娇弱，不矫情，即便偶尔遇上一阵春寒，也依旧开得挺拔。粉白的杏花，淡雅清新；艳红的榆叶梅，热烈奔放。它们开在高原的阳光下，开在清爽的风里，开得坦荡，开得自在，让整座小城充满了生机与暖意。

花开之后，绿意便迅速蔓延。先是小草破土而出，在路边、在坡地、在墙角，悄悄铺满一层嫩绿。它们不起眼，却生命力顽强，风吹不倒，寒摧不垮，用最朴素的绿色，装点着大地。紧接着，各种树木相继抽芽，杨树、榆树、松树，次第披上绿装。曾经枯黄的山坡，慢慢被新绿覆盖；曾经萧瑟的原野，渐渐变得青翠。白泉山的绿意一天比一天浓，从浅绿到深绿，从点点新绿到漫山苍翠，不过一月之间。登高远眺，城市被层层绿意环绕，高楼与绿树相映，繁花与青山相依，阴山余脉在远处静静矗立，轮廓柔和，气象开阔，尽显塞北春城的大气与舒展。

春天的集宁，不仅有景，更有鲜活的人气。漫长的冬日里，人们多在室内取暖，街道显得安静。春风一吹，暖意一来，人们纷纷走出家门，拥抱春天。老人带着孩子，在广场上晒太阳、散步，孩童追逐嬉戏，笑声清脆；年轻人相约踏青，去河边散步，去山上赏花，用手机记录下春天的模样；广场上，风筝渐渐多了起来，彩色的风筝在蓝天上飘荡，牵着长长的线，也牵着人们对春天的喜爱与对生活的热爱。街上的行人多了，笑容多了，声音多了，整座城市从冬日的沉静中苏醒，变得热闹而温暖。

候鸟归来，为集宁的春增添了无限生机。河水解冻，湿地回暖，远处的泉玉岭水库，成了候鸟的驿站。天鹅、野鸭以及各种水鸟，或结伴游弋，或展翅高飞，在水面上划出优美的弧线。它们的鸣叫声清脆悦耳，回荡在水面上空，为春日的集宁，添上了灵动的诗意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，鸟儿自在飞翔，人们静静观赏，没有惊扰，只有温柔地相望。

集宁的春，是短暂的，却格外珍贵。它没有江南春天的绵长温润，没有南国春日的郁郁葱葱，却有着塞北高原独有的风骨与气质。它来得沉静，去得利落，在短短数月间，把最鲜活、最明亮、最动人的一面，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。它是冰雪消融后的希望，是花开枝头的热烈，是绿意蔓延的生机，是人间烟火的温暖。

在这里，春天不只是一个季节，更是一种力量。它吹走寒冷，带来温暖；融化冰雪，滋养大地；唤醒生命，点亮生活。它告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无论寒冬多么漫长，春天总会如期而至；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生机与希望永远不会消失。

我爱着集宁的春，爱它的清冽与温柔，爱它的辽阔与鲜活，爱它在苍茫天地间，静静绽放、默默生长的模样。这春天，不惊艳时光，却温柔岁月，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，都心生欢喜，满怀希望。

(来源:白泉山书院)



家之暖

古人云“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”，山水本是大地的眉眼。世间山水各有风姿，皆藏着人与天地的共情回响：杭州的湖山是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婉约眉黛，山环水绕，人与景致眉眼相对；青岛的山海是“长风破浪会有时”的开阔眼波，山海相拥，人心与山海彼此映照；桂林的山水是“江作青罗带，山如碧玉簪”的灵秀温婉，碧水绕青山，山水亦凝望人间；洞庭山水是“遥望洞庭翠，白银盘里一青螺”的悠然恬淡，湖山相依，人与山水静静相对、心意相通。李白谓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，是人与青山默然相知；欧阳修言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，是景与情的相融共生；辛弃疾道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，是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。而我认为，集宁的山水，正是万千眉眼间，最具蜕变生机的这一双。

集宁是名副其实的塞外山城，山峦环抱，峰峦相依，山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根基，连绵的山峦是城市的脊梁，裹着西北大地独有的苍劲厚重，撑起整座城的骨架，我们从不缺山的雄浑阳刚，唯缺少了水的阴柔润养，恰如《道德经》中所言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，天地万物唯有阴阳平衡，刚柔相济，方能尽显和谐之美，唯有山的集宁，就像一个棱角粗粝，裸露着宽厚脊梁的西北粗犷汉子，

少了灵动温婉，少了柔情缱绻，少了山水相依的温润质感，只剩未经润色的粗粝凛冽。风沙常至，河道干涸如失了神的眼，山体裸露似褪了色的眉，整座城的眉眼间蒙着层挥之不去的灰色。那时的风里裹着沙粒，土里藏着倔强，却少了几分舒展。

而如今，这里早已是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清亮模样。城市像是被细细梳洗过，眉峰被绿意染透，松柏如黛，草木含烟，应了王安石“两山排闼送青来”的意境；眼波被清波漾活，河面宽阔如镜，映着云影天光，恰是“一水护田将绿绕”的生动。曾经缺失的水韵终得圆满，山的阳刚雄浑与水的阴柔温婉完美相融，曾经那个粗粝硬朗的西北汉子，渐渐生出江南女子般的柔情雅致，刚柔并济、阴阳调和，尽显山水共生的和谐之美。就连陪伴这座城市千百年的风，也彻底换了模样，从昔日沙尘漫天、苍劲凛冽的朔风，变成了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柔风，像朱自清笔下描绘的那般，像母亲温暖的手轻轻抚摸着，满心温柔；空气里褪去往日的沙尘干涩，满是草木清香与河水的温润气息，深吸一口都是沁人心脾的清爽，与童年记忆中的故土对比，早已是天翻地覆的蜕变。如今的集宁，已是国家园林城市、全国文明城市、国家卫生城市，亦是全国绿化模范区，白泉山生态修复项目更获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。一城青绿绕城，满目清朗温润，尽是“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”的鲜活气象。

这般蜕变里，藏着山水与性情的共生。山是集宁的骨，带着塞外的沉稳，晨光掠过岩缝时，藏着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执着；水是集宁的魂，带着《道德经》里

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的柔韧，清波流动间，藏着至柔至刚的智慧。山的沉稳给了集宁人敢闯敢干的底气，水的柔韧赋予他们“久久为功”的耐心——这刚柔相济的性情，正是山水滋养的印记。

中国人自古以山水观心、以山水悟道，孔子言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，将山水品性与人格修为融为一体；庄子云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，道破山水藏天地之道、孕万物之灵的深意。山主静，是“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”的坚守，对应人心之笃定；水主动，是“润物细无声”的包容，对应世事之通达。集宁的山与水，正是这般传统哲学的活注脚——山以定立城，水以润城，动静相济、刚柔互补，方有今日城与人的从容舒展。

古人言“良禽择木而栖”“欲问行人去那边？眉眼盈盈处”，这片山水，早已化作兴业热土。“筑得金巢待凤归”，昔日远行的游子循着青山绿水返乡创业，青年才俊怀揣梦想在此扎根生长。山水焕新，铺就发展的新路；刚柔相济，孕育奋进的力量。生态之美化作发展之机，时代东风托起创业梦，草原云谷等特色产业顺势勃发，数字与新兴产业集聚成势，让好风景真正变成好前景，为每一位返乡追梦者，撑起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。

如今，都市步履匆匆，人心喧嚣器裹挟，奔波劳碌之中，难得一方安宁净土。而集宁的山水，恰是这般抚慰人心的温柔归处。吴均在《与朱元思书》中写到：“鸢飞戾天者，望峰息心；经纶世务者，窥谷忘反”。那些为生活奔波、为世事操劳的人，漫步于青山碧水间，望着连绵翠峰、潺潺清流，心中的焦躁疲惫便会悄然

消散，紧绷的神经得以舒缓。正如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言：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”，这份清欢，本是天地最寻常的馈赠，于往昔风沙蔽日、缺水少绿的集宁而言，却是难得的奢望；而今山河焕新，清风入怀、明月照水，触手可及的美好，才更让人懂得珍重与感恩。

于我们而言，这里的山水从来都不只是眼前看得见的山与水，在每一个游子心中，那是触手可及的自然故乡，也是刻在骨血里、藏在心底的精神故乡，故乡的一丘一壑、一溪一水，早已深深烙印在每一个离乡人的心底，即便常年不在故乡居住，辗转漂泊于他乡，每每想起故乡的山水，心底都会涌起难以言说的温柔与眷恋。每隔几年重回故土，漫步于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，看着城市不断扩建升级，道路宽阔整洁，楼宇错落有致，城市格局愈发开阔，配套愈发完善，能真切感受到，这座城的眉眼不仅变得清亮温润，更在不断向外舒展，原本的轮廓愈发大气端正，五官愈发精致舒展，整座城的气质都变得愈发从容大气、温润有光。

世间山水千人千面，集宁的独特正在于：它把蒙尘的过往，变成了“山水含清晖”的现在；把山水的哲思，酿成了热土的生机。它以山为骨、以水为脉，承古人天地和谐之理，应当绿色发展之道，让自然山水与人心故土彼此成全、生生不息。山为眉，水为眸，人归处，便是最动人的风景。这里的山水仍在低语：刚柔相济的不仅是山水，更是逐梦的脚步；山明水秀的不仅是风景，更是热土上生生不息的希望。

等一个春天

●郝晓霞

北方三月，土地还冻着。植树节那天，我站在教室窗前，看着外面的操场。近来天气暖和，但土地依然是硬的，风刮在脸上还是带着些许冬天的威力。按理说，今天该带孩子们去后坡种树。可是不行，铁锹抡下去，冻土还是硬得像石头。

“老师，今天不种树了吗？”小宇跑过来问。

“再等等，”我说，“等土地醒了再说。”

他趴在窗台上，下巴搁在胳膊上，望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坡。那个背影，瘦瘦小小的，好像在等一个迟到的春天。

那就先回忆吧。去年的春天，我们种过树的。

去年清明过后，土地已解冻，我们扛着树苗出发了。孩子们第一次摸到铁锹，笨拙得可爱。小宇挖坑，挖两下就蹲下去看看深浅，生怕挖错了。挖得满头大汗，小小的坑却种不下树，最后还是种在大哥哥们挖好的坑里。小月扶着树苗，一直念叨“直了吗？直了吗？”树苗在她手里微微发抖。有人把水浇多了，泥浆顺着坡往下淌；有人栽歪了，急得直跺脚。

那天回家的时候，每个人鞋上都沾满了泥，裤腿上也全是土。孩子们却都高兴地说：“我种的树一定能活！”

一年过去了，那些树苗应该长高了吧。我想象着土地化冻了，带孩子们再去看看。看看去年种下的希望，今年变成什么样子了。

窗外，风还在刮。教室里却暖融融的，孩子们在读书，声音朗朗的。我忽然想，我们当老师的，其实也在种树，一种在时间里，种在人心里的树。你看不见它们怎么长，但你知道，只要根扎下去了，总有一天会发芽。

北方的春天来得慢。土地要一点一点化冻，树枝要一点一点泛青，种子要一点一点醒过来。就像这些孩子，你急不得。你今天教的东西，可能要很多年后才能看见结果。可是你还是要教，还是要等，更要相信。

小宇又跑过来：“老师，土地什么时候才能醒啊？”我摸摸他的头：“快了。等它醒了，我们再去种树。今年种多一点，等你们长大了，后坡就是一片林子了。”

他笑了，又跑回座位。我转过身，继续望着窗外。山坡还是灰秃秃的，可我知道，冻土下面，万物正在悄悄准备。种子在等一个温度，树根在等一场雨，孩子们在等一个可以种树的下午。

而我在等——等这些孩子长大，等那片山坡变绿，等很多年后的某一天，有人指着那些参天大树说：这是我小时候种的。

那时候，北方的春天会记得，有一群孩子，曾经在冻土化开的时节，把希望一棵一棵种进土里。



杏花疏影

郭小燕摄



诗词写意

春归塞上

●邓嵘

春归塞上又听风，暮气烟云月色蒙。
遥望青山不见绿，一声雁叫客匆匆。

五绝·春回二月

●韩军

二月小溪清，风柔布谷鸣。
山空声不断，遍野劝春耕。

七律·漫游京郊四月春

●穆凤岐

清明但见气氤氲，乘兴欢游去赏春。
嫩柳丝丝争窈窕，鲜花朵朵绽缤纷。
苗青草翠茵茵绿，水碧天蓝蔚蔚新。
着锦妆红开烂漫，郊原皆是百花村。

咏迎春花

●白洁

纤枝垂蕊绽金黄，破晓争先沐艳阳。
未待东君轻叩户，先传春信到吾乡。